

鲁迅

隹 □ □ □ □ 隹

人 □ □ □ □ 人

力 □ □ □ □ 力

丿 □ □ □ □ 乚

杂文

鲁迅

著

鲁迅杂文精选

# 鲁迅杂文精选

鲁迅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杂文精选 / 鲁迅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500-2710-7

I. ①鲁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鲁迅杂文-杂文集  
IV. ①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39365 号

## 鲁迅杂文精选

鲁迅 著

---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出 品 人 杨建峰

责任编辑 童子乐 杨 振

美术编辑 松 雪 王 进

制 作 王 进
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
邮 编 330038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10.5
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27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710-7

定 价 35.00 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94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影响阅读,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## 前 言

鲁迅是伟大的。他没有把黄金世界轻易预约给人们，却以燃烧的生命，成为千千万万追逐者精神的火光。鲁迅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。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，反抗专制，保护青年，培育新生力量。毛泽东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说：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。”

鲁迅 1881 年生于浙江绍兴。在经历了诸多变故后，他弃医从文。鲁迅一生始终都关注与思考人类所面临的问题，志在给予国民根本的疗救，“改变他们的精神”。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仍然保持着强大的艺术创造力，笔耕不辍。一生留下大量著述，并在小说、散文、杂文等各种体裁的创作中，都有自己的创新。

最能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。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，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，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。鲁迅一生写作了《坟》《热风》《华盖集》《华盖集续编》《三闲集》《二心集》《南腔北调集》《伪自由书》《准风月谈》《花边文学》《且介亭杂文》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《且介亭

杂文末编》等 16 部杂文集。在这 16 部杂文集中，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、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，笔锋驰骋纵横，辞采飞扬，形式多样，变化多端。它自由、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。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和难以超越的。

鲁迅这些直面人生、向善求真的作品，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依然不可或缺。相对于时代，鲁迅总是超前的，其作品中蕴藏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，是值得我们反复研究、深入思考的。为了使读者更透彻地了解鲁迅，编者特别把鲁迅杂文的经典篇目重新结集为《鲁迅杂文精选》奉献给读者，衷心地希望它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2018 年 3 月

## 目 录

### 坟

我之节烈观 / 002

娜拉走后怎样 / 010

未有天才之前 / 016

论雷峰塔的倒掉 / 019

春末闲谈 / 021

灯下漫笔 / 025

写在《坟》后面 / 031

### 热 风

题记 / 038

所谓“国学” / 039

儿歌的“反动” / 041

“一是之学说” / 042

不懂的音译 / 044

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/ 047

反对“含泪”的批评家 / 048

即小见大 / 050

### 华盖集

咬文嚼字 / 054

055 / 青年必读书

056 / 忽然想到

060 / 论辩的魂灵

062 / 牺牲谟

065 / 夏三虫

### 华盖集续编

068 / 杂论管闲事·做学问·灰色等

073 / 有趣的消息

078 / 学界的三魂

080 / 谈皇帝

082 / “死地”

084 / 可惨与可笑

086 / 纪念刘和珍君

090 / 记谈话

094 / 上海通信

### 而已集

098 / 略论中国人的脸

101 / 读书杂谈

106 /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

121 / 再谈香港

127 / 卢梭和胃口

129 / 文学和出汗

### 三闲集

无声的中国 / 132

在钟楼上 / 136

路 / 144

文坛的掌故 / 145

### 二心集

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/ 150

“丧家的” 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 / 154

柔石小传 / 156

“友邦惊诧”论 / 157

### 南腔北调集

为了忘却的记念 / 162

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/ 171

关于女人 / 174

谈金圣叹 / 176

上海的少女 / 177

偶成 / 179

漫与 / 181

世故三昧 / 183

关于妇女解放 / 186

### 伪自由书

推背图 / 190



191 / 内外

192 / 大观园的人才

193 / 新药

195 / 天上地下

196 / 不求甚解

### 准风月谈

200 / 夜颂

201 / 偶成

202 / 诗和预言

204 / “推”的余谈

205 / 晨凉漫记

206 / “中国文坛的悲观”

208 / 秋夜纪游

209 / 男人的进化

211 / 文床秋梦

212 / 喝茶

214 / 中国文与中国人

215 / 青年与老子

### 花边文学

218 / 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

219 / 北人与南人

220 / 过年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古人并不纯厚 /    | 221 |
| 朋友 /        | 223 |
| 清明时节 /      | 224 |
| 偶感 /        | 225 |
| 知了世界 /      | 226 |
| 水性 /        | 228 |
| 做文章 /       | 229 |
| 趋时和复古 /     | 230 |
| 安贫乐道法 /     | 232 |
| “大雪纷飞” /    | 233 |
| “莎士比亚” /    | 235 |
| 读书忌 /       | 236 |
| 且介亭杂文       |     |
| 拿来主义 /      | 240 |
| 难行和不信 /     | 242 |
| 忆韦素园君 /     | 243 |
| 忆刘半农君 /     | 248 |
|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/  | 251 |
| 且介亭杂文二集     |     |
| 论讽刺 /       | 256 |
| “文人相轻” /    | 258 |
| “京派”和“海派” / | 259 |

262 /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

268 / 什么是“讽刺”？

270 / 论人言可畏

273 / 再论“文人相轻”

274 / 论毛笔之类

276 / 逃名

#### 且介亭杂文末编

280 / 我要骗人

283 / 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

285 / 写于深夜里

295 / 三月的租界

297 /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

#### 附 集

302 / 文人比较学

303 / 大小奇迹

303 / 女吊

#### 集外集

310 / 渡河与引路

312 / 《穷人》小引

315 /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

坟

## 我之节烈观

“世道浇漓，人心日下，国将不国”这一类话，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。不过时代不同，则所谓“日下”的事情，也有迁变：从前指的是甲事，现在叹的或是乙事。除了“进呈御览”的东西不敢妄说外，其余的文章议论里，一向就带这口吻。因为如此叹息，不但针砭世人，还可以从“日下”之中，除去自己。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，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，也都乘作恶余暇，摇着头说道，“他们人心日下了。”

世风人心这件事，不但鼓吹坏事，可以“日下”；即使未曾鼓吹，只是旁观，只是赏玩，只是叹息，也可以叫他“日下”。所以近一年来，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，叹息一番之后，还要想法子来挽救。第一个是康有为，指手画脚的说“虚君共和”才好，陈独秀便斥他不兴；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，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，要请“孟圣矣乎”的鬼来画策；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。

这几篇驳论，都是《新青年》里最可寒心的文章。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；人类眼前，早已闪出曙光。假如《新青年》里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，读者见了，怕一定要发怔。然而现今所辩，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。将时代和事实，对照起来，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？

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，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，此时却又有一群人，不能满足；仍然摇头说道，“人心日下”了。于是又想

出一种挽救的方法；他们叫作“表彰节烈”！

这类妙法，自从君政复古时代以来，上上下下，已经提倡多年；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。文章议论里，也照例时常出现，都嚷道“表彰节烈”！要不说这件事，也不能将自己提拔，出于“人心日下”之中。

节烈这两个字，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，所以有过“节士”，“烈士”的名称。然而现在的“表彰节烈”，却是专指女子，并无男子在内。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，来定界说，大约节是丈夫死了，决不再嫁，也不私奔，丈夫死得愈早，家里愈穷，他便节得愈好。烈可是有两种：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，只要丈夫死了，他也跟着自尽；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，设法自戕，或者抗拒被杀，都无不可。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，他便烈得愈好，倘若不及抵御，竟受了污辱，然后自戕，便免不了议论。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，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，许他一个烈字。可是文人学士，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；就令勉强动笔，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“惜夫惜夫”了。

总而言之：女子死了丈夫，便守着，或者死掉；遇了强暴，便死掉；将这类人物，称赞一通，世道人心便好，中国便得救了。大意只是如此。

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，灵学家全靠着鬼话。这表彰节烈，却是全权都在人民，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。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，须得提出。还要据我的意见，给他解答。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，是多数国民的意思；主张的人，只是喉舌。虽然是他发声，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，都有关系。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，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。

首先的疑问是：不节烈（中国称不守节作“失节”，不烈却并

无成语，所以只能合称他“不节烈”）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？照现在的情形，“国将不国”，自不消说：丧尽良心的事故，层出不穷；刀兵盗贼水旱饥荒，又接连而起。但此等现象，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，行为思想，全钞旧帐；所以种种黑暗，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，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，全是男人，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。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，因为受了他们蛊惑，这才丧了良心，放手作恶。至于水旱饥荒，便是专拜龙神，迎大王，滥伐森林，不修水利的祸祟，没有新知识的结果；更与女子无关。只有刀兵盗贼，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。但也是兵盗在先，不节烈在后，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，才将刀兵盗贼招来。

其次的疑问是：何以救世的责任，全在女子？照着旧派说起来，女子是“阴类”，是主内的，是男子的附属品。然则治世救国，正须责成阳类，全仗外子，偏劳主体。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，都搁在阴类肩上。倘依新说，则男女平等，义务略同。纵令该担责任，也只得分担。其余的一半男子，都该各尽义务。不特须除去强暴，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。不能专靠惩戒女子，便算尽了天职。

其次的疑问是：表彰之后，有何效果？据节烈为本，将所有活着的女子，分类起来，大约不外三种：一种是已经守节，应该表彰的人（烈者非死不可，所以除出）；一种是不节烈的人；一种是尚未出嫁，或丈夫还在，又未遇见强暴，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。第一种已经很好，正蒙表彰，不必说了。第二种已经不好，中国从来不许忏悔，女子做事一错，补过无及，只好任其羞杀，也不值得说了。最要紧的，只在第三种，现在一经感化，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：“倘若将来丈夫死了，决不再嫁；遇着强暴，赶紧自裁！”试

问如此立意，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，有何关系？这个缘故，已在上文说明。更有附带的疑问是：节烈的人，既经表彰，自是品格最高。但圣贤虽人人可学，此事却有所不能。假如第三种的人，虽然立志极高，万一丈夫长寿，天下太平。他便只好饮恨吞声，做一世次等的人物。

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，略加研究，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。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，便又有两层：

一问节烈是否道德？道德这事，必须普遍，人人应做，人人能行，又于自他两利，才有存在的价值。现在所谓节烈，不特除开男子，绝不相干；就是女子，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。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，当作法式。上回《新青年》登出的《贞操论》里，已经说过理由。不过贞是丈夫还在，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，道理却可类推。只有烈的一件事，尤为奇怪，还须略加研究。

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，烈的第一种，其实也只是守节，不过生死不同。因为道德家分类，根据全在死活，所以归入烈类。性质全异的，便是第二种。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（现在的情形，女子还是弱者），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，父兄丈夫力不能救，左邻右舍也不帮忙，于是他就死了；或者竟受了辱，仍然死了；或者终于没有死。久而久之，父兄丈夫邻舍，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，便渐渐聚集，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，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，只是七口八嘴，议论他死了没有？受污没有？死了如何好，活着如何不好。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，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。只要平心一想，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，何况说是道德。

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，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？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，一定是理应表彰。因为凡是男子，便有点与众不同，社会



上只配有他的意思。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，在女子面前逞能。然而一到现在，人类的眼里，不免见到光明，晓得阴阳内外之说，荒谬绝伦；就令如此，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，外比内崇高的道理。况且社会国家，又非单是男子造成。所以只好相信真理，说是一律平等。既然平等，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。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，向女子特别要求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，则要求生时的贞操，尚且毫无理由。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，来表彰女子的节烈。

以上，疑问和解答都完了。理由如此支离，何以直到现今，居然还能存在？要对付这问题，须先看节烈这事，何以发生，何以通行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。

古代的社会，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。或杀或吃，都无可；男人死后，和他喜欢的宝贝，日用的兵器，一同殉葬，更无可。后来殉葬的风气，渐渐改了，守节便也渐渐发生。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，亡魂跟着，所以无人敢娶，并非要他不事二夫。这样风俗，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。中国太古的情形，现在已无从详考。但看周末虽有殉葬，并非专用女人，嫁否也任便，并无什么裁制，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，为日已久。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。直到宋朝，那一班“业儒”的才说出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”的话，看见历史上“重适”两个字，便大惊小怪起来。出于真心，还是故意，现在却无从推测。其时也正是“人心日下，国将不国”的时候，全国士民，多不像样。或者“业儒”的人，想借女人守节的话，来鞭策男子，也不一定。但旁敲侧击，方法本嫌鬼祟，其意也太难分明，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，虽未可知，然而吏民将卒，却仍然无所感动。于是“开化最早，道德第一”的中国终于归了“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”的什么“薛禅